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1月28日
星期一

思想之光
——
文学的魅力

■ 美编：陈明丽
■ 编辑：向平 武俊

中年人的社交生活

【书里书外】

□钟倩

朋友回乡小住，遇到村里一年轻人忙着拍视频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晚上刷短视频，无意间刷到了他，原来他是在工作：因为疫情很多人无法回家，思乡心切，年轻人专门提供有偿服务，想看老家美食、山河风景，在线下单后他就去拍摄。一部手机里的视频返乡，叫人得到些许满足，用羌人六的话说，漂泊的游子是“一缕挣脱土地枷锁独自飘远的炊烟”。

互联网时代，一部手机里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究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体验？作家张怡微的最新短篇小说集《四合如意》，用12个独立的故事展开诠释，抑或说用文学的方式探究“技术与世情”，正如她此前所写到的，“在当下，在未来，显然机器承担了人类‘自我截断’的一部分责任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电子技术的时代中，在人的身体之外延伸出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，文学能够从中获得什么、打捞什么、挽救什么”，作者聚焦现代人的社交生活，涉及短视频、小红书、微信、弹幕、播客以及乐器、人造娃娃等，书名取“四合如意”原为曲牌名，每篇小说连缀成套曲，是对智能科技的一种抵抗或反叛，以此探询人对自身的有限性认知，凸显人世间的情感沸点。

短篇小说是比现实生活还真实的镜鉴。开篇《端正好》里的女子阿梅着实是个精明女子，为了能低价买下一套待售房，盼望着一对夫妻离婚，又把税率算得很明白，以至于中介怀疑她的动机，最终她比挂牌价便宜15万买下。搬进房子里，用网购的硅胶铲做早餐，跟着小红书养多肉植物，到头来陪她说话的只有机器人Siri，不禁叫人心疼。读张怡微的小说，最切身的感受莫过于：人至中年，每个人都是一边喊着“社恐”，一边又寻求社交，抱着手机每个信息都不舍得错过。《醉太平》里的母亲从国外打工回来，送给十年未见的儿子林太吉一台新手机，这让他几乎连自己两岁时母亲长什么样子都快要想起来了。奶奶去世后，他躲到后屋里跟手机里的女朋友视频——只拥有照片里的爱情，这就是内心矛盾的急速扩张。《冉冉云》中，不得不惊叹作者的敏锐捕捉，故事围绕一个电台主播的处境与电台听众的困境展开：听众阿德在四川出生，祖籍上海，她通过电台广播和弹幕了解家乡，而主播的母亲从上海移居到美国，改嫁后生下美国籍小儿子，他生活方面也很中国化，自称是上海孤儿。这种时空飘移或强烈反差给人以思考，故土与他乡，过去与未来，该怎样去记忆？如书中所写，“例如在阿德答非所问的弹幕里，似乎就留有文字沿路径移动效果的空间，召唤某种神秘的历史回忆纷至沓来，它们洇染、弥散、渐变，凿破了世事递迁的永恒流，泄露了生命的明辉与狼藉。”事实上，每个人都是无根的阿德。

从心灵中来，到心灵中去，这样的生活人人都向往，却在现实中难以企及，仅一台智能手机就能使人自我膨胀，甚至走向毁灭。《缕缕金》讲述丧偶老年人的生活。母亲去世后，邱言和父亲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，她遇到失联十年的前男友金泽，添加微信后却不知该把他分到哪个组以进行屏蔽，“朋友圈像是一个奇特的舞台，制造着幻觉，将生活里不必真正相遇的人凝聚在一起，用‘小心心’歌颂真善美。”她屏蔽的是另一个自己。父亲四处旅行，变得爱唠叨，爱买保健品，四处找老伴。邱言一直在手机视频里与父亲见面，直到他病倒送医院，她才知道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，她理解了父亲的异常行为，懂得了父亲的孤独。回家整理衣物，她看到父亲床头堆满了假玉石和玛瑙串，发现父亲每次和她视频的位置都是家里最干净的地方，其他地方乱成一团。桌子玻璃下压着一家三口的证件照，那是父亲唯一的慰藉。”爱是矛盾，是变化，是矛盾在变化的漩涡里不断博弈。”看到这里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当视频里的尽孝成为权宜之策，究竟是谁的悲哀？无独有偶，《锦缠道》也是个悲剧故事。女主

人从小学习乐器，很羡慕好友麦琪有个耐心陪她的父亲，后来她的父亲患喉部肿瘤去世，此前他说话声音嘶哑，却没有引起她的注意。葬礼上她重新认识到母亲对父亲的深爱，“父亲在我的生命里，就像一个半音……童年时，我可以用到它，也可以不用。非要用到它的时候，它却啞哑着，隐喻般残损。现在，我是真的用不到它了。八度之间，我什么键都用不到了。”当得知麦琪父亲出轨，麦琪走向堕落，陷入迷惘。

经常听到有人说，中年人的社交生活是一地鸡毛，殊不知，鸡毛蒜皮、油烟扑面，乃是生活的本质，比一地鸡毛更可怕的是自我的失衡或凌乱。对女性困境的精神关照，是张怡微的关键词，这部小说集也不例外。《四合如意》里的国际学校女教师茹意，《字字双》里的海归女博士安栗，《一春过》里的人偶娃娃设计师齐茜，《步步娇》里的无法生育的郑梨等，构成了现代女性抗争命运、勇敢突围的精神图谱。《四合如意》开篇，房东太太请盛明拍摄小视频。房子修缮大功告成，她要传回福建老家，分享给四邻乡亲。盛明也发给了女朋友茹意。这样的场景多么熟悉，似乎手机内存越大，我们的思想容量就越小。当太多的东西变得“触网可及”，随时随地转发分享，独立思考和延迟满足就会慢慢退化。回到小说里，无奈从报社辞职、去伦敦求学的盛明，和茹意每天发微信语音互相汇报或聊天，却无法抵达心灵沟通；房东太太是福建移民，与前夫离婚独自移居美国，站稳脚跟后把儿子接过来，做个餐馆服务员却也很开心。事实上，茹意比盛明好不了哪里去，她参加学生婚礼，身边不少同事改行做网络课程，或当家庭私教，但她坚持一位学生的观点，“她根本不用像穷人一样依靠贩卖那些蠢事来养家糊口，对文学和艺术的看法理应收藏心中，而不必时时将之当作首饰变卖。”当盛明建议她来养家，她的心头掠过一阵尖利的疼痛，这种痛何尝不是超越性别的精神出走呢？

《字字双》里的安栗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，研究领域为老年残疾人的情欲互助和手机使用，回国后总是甩不掉论文出版时导师的光环，甚至连母亲也不理解。作者的叙述看似随心所欲、零散没有规律，实则别有秩序。她以爷爷去世后家里拆迁争夺财产，母亲喊来舅舅们助阵。小说以母亲躺在地上对着片警拍摄视频的场景为切入点，阐述传统家族的庇护之下，女性所面临的现实挤压与生活撕裂。但欲望是永恒的，“欲望是令人燃烧，又令人泄气的。令人看到自己、他人，也令人迷惑。”当安栗去派出所核对完笔录，回来发现豆瓣上有民警对自己写的那本书的留言和五星好评，她继而想到那天母亲躺在地上用镜头的死亡视角拍摄民警，“那一天，父亲在天之灵，在帮助他们争取权益。外公在天之灵，在观摩家庭子女团结协力。那可真是——一个底层生活纪录片般的现场啊，一个田野的现场。”他人即自己，所有的研究指向人性的渊薮。又如《寄生草》里的茱帕，行走在乔比和已婚男马克两个男人之间，内心的孤独如难以卸尽的浓妆。当她回到北京去找乔比时，得知他已为人父，不得不感叹“人心就是草木，就是无情。”无论外部环境台风、地震、“马航事件”等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，回归本心才是不变的圭臬。

当然，女性写女性并非一种情感层面的“抄近道”，而是超越性别的世界眼光。小说家计文君在畅谈《曹雪芹的遗产》时强调要在世俗场景上花功夫，“没有‘世态人情’这根俗骨的支撑，小说叙事就无法真正站立。”特别是放在科技技术层面审视道德伦理与情感流徙，在于用世情的“放大镜”捕捉人性、认清世道，在失意或失忆后依然重获生活的勇气，这才是张怡微以日常经验为生命体验赋形的深层用意。正如她在创作谈中所说，“现实生活是如此沉重，使得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才能获得片刻愉悦。但唯有迎向矛盾、纠结、狼狈、痛苦，才是情感质量的来源。”

【落英缤纷】

寒霜枝头柿子红

□程霖

时至岁末，岁月微凉。薄雾中，黧黑枯瘦的枝头挂着一个个红彤彤的柿子，沉甸甸地压弯了纤细的树枝。一只停歇在枝头的寒鸦振翅远飞，柿子随之上下颤动。

阿婆的院子里有一株柿子树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，自我记事起，它就在那里。弯弯扭扭的枝丫几乎遮住了三分之一的院子，尤其是在秋去冬来之时，万物休，树叶落尽，黑黢黢的枝丫上密密麻麻挂满了被霜打红的柿子。

阿婆一生寒苦，出生在崇山峻岭里的小村落，家中姊妹众多，为了分担家庭重担，护弟弟妹妹们读书，她不得不休学在家，如花青春湮没在一寸又一寸的田间地头。阿婆熬过漫长的饥荒岁月，挨过沉重的农耕生活。婚后，和阿公养育了一众儿女。无论生活如何艰苦，阿婆都维持着最大的体面，干净、整洁、勤劳、坚忍、乐观。生活终于到了平顺的时候，但儿女们就像鸟儿一般飞出了山坳坳，留阿婆孤零零地守在那片故土上，那几间老房里，那一棵老柿子树旁。

小时候，每当柿子成熟时，阿婆就会带着我，拿着长长的竹竿在柿子树下敲柿子，“咚”！掉下一个，砸在泥地上，出现一个浅浅的小窝。我飞快地跑过去，用衣角擦擦泥，放进小竹篮里。阿婆笑盈盈地看着我，眼角的皱纹逐渐延伸，笑意像涟漪般在脸上一层层晕开。“慢点跑啊，慢点。”几个回合，小竹篮就满了。山间、屋前、树下都荡漾着欢乐的气氛。新摘的柿子不能吃，太涩。阿婆搬出坛子，把硬柿子洗净，放入坛中。再加入盐水，压好坛盖，几天后，柿子就会变软。咬一口，柿子的甜，舞蹈在味蕾上，刻在记忆里，历久弥新。

彼时，阿公还在世时。两位老人在山中相互依偎，守护彼此。又是一年秋意浓，寒霜枝头柿子红。电话中，阿公对我说：“阿婆怕鸟偷柿子吃，经常拿着竹竿在树下照看哩。”老人们总盼着儿孙们放假能回老家，能吃上几个新鲜的柿子。山中岁月长，长不过绵长的牵挂，霜降露水深，重不过深沉的惦念。柿子树下那个苦苦等待的佝偻的身躯，在夕阳下被时光拉得老长老长。

霜起柿子红，柿柿如意，事事如意，只是世上事，焉能事事如意？柿子依旧年年红，可再也不见树下阿婆。

又是一年寒秋，院子里的柿子树上又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，阿婆因为心梗毫无预兆地在那张木床上永远地睡去。面容安详、平和得宛如婴孩，辛劳、寒苦的一生由此终结。门前，瑟瑟山风吹落百叶，枝头柿子亦如鲜红的嘴唇，述说又一个生命萎落的故事。想起阿婆生前说，“地上走一个人，天上就多了一颗星星。人离去就会升到天空，变成星星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。”枝头的柿子也像是一盏盏次第点亮的灯笼，为阿婆照亮了西去的路。

阿婆不在了，故乡就远了。柿子依旧年年红，拿起一枚超市里购得的柿子，透过阳光，可以清晰地看见里面包裹的汁水和埋藏在果肉中的一条条纹路。顺着果肉中的纹路，似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，回到了那一段段往日岁月，见到站在柿子树下微笑的阿婆。